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

——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

陈正宏

序

2009年2月，笔者因撰写《〈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一文¹，在找寻和刻套印本《芥舟学画编》的评点者、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生平资料时，意外地在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中发现田结庄氏明治二年（中国清同治八年，1869）游历中国上海和武汉的日记原本，及一批田结庄氏在华期间与上海等地士绅笔谈的原稿²。本文即选取其中关涉上海的部分略作介绍，并据以考察当时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字书画交流、上海的商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实相。

一、日记《游履痕》及笔谈资料概况

田结庄邦光（1815-1896）原名秘，字必香，后更名邦光，字齐治，别号千里，大阪人。早年精通儒道和武道，有志于强兵富国，因机缘未得，故暂而游艺著书，绘画之外，兼研画论，评点本《芥舟学画编》即其著述之一。后兴趣遽转，致力于考究西洋炮术。晚年又买轮船，当船长，专营海运生意。自撰有《履历书》，述个人传奇经历颇详。中之岛图书馆藏评点本《芥舟学画编》的稿本卷首，有一幅田结庄邦光的肖像，使我们于百年之后，尚可以一睹这位大阪奇人的风采。

田结庄邦光的中国游历日记名“游履痕”，副题“支那纪行”。《游履痕》共四卷分装成两册，内首叶有“藤泽南岳先生序 朱笔评点”字样，但藤泽氏序未见，仅有正文天头批。正文卷端题“游履痕卷之某”，转行下署“浪华田结庄齐治千里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楷书书写。

日记卷前有田结庄氏自序。正文自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赴神户，拟转搭外轮游中国始，至同年十月十三日回到神户止。其中卷一、卷二主体为上海日记。卷一起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讫于七月二十九日；卷二始于八月朔日，讫于八月二十九日。卷三、卷四主体为武汉日记。卷一始于九月朔日，讫于九月二十一日；卷四始于九月二十二日，讫于十月十三日。卷四后附自撰《留别上海诸友》及在武汉所得张世准所赠诗文挂幅，全书后又另册附田结庄氏所摹《长江大观图》一卷。

¹ 《〈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编《斯道文库论集》第43辑，东京，2009年2月。

² 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有“玄武洞文库”，该文库中有田结庄邦光相关文献的信息，是庆应大学斯道文库大沼晴晖教授指示的，特此说明，并向大沼教授致谢。

除《游屐痕》四卷附《长江大观图》一卷外，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内还藏有一批田结庄邦光在华期间与上海、武汉两地士绅笔谈的原稿。这批笔谈原稿均为散页，纸幅大小不等，笔者所目见的数量，已近七十页，实际现存的恐怕更多。它们在“玄武洞文库”中均以《在清中笔谈集》为题归档，尚未得到充分的整理。

对比《游屐痕》和《在清中笔谈集》的相关文字，可知田结庄氏的中国游历日记，即据当日零散的笔谈原稿整理而成。如《游屐痕》八月初八的日记，记录了其在上海和卖假的陶壶贩子交涉的情形——

下午，担壶老来，乃让曰：“日前买取之红泥壶二个，用腻腊伪附滑泽，你欺心欺人，其罪不小小。余精布拂拭，光泽渐消，注水则器不濡，是伪泽之证也。昨日有贵客辱临，看案头有此壶，言曰：在城门口买之，一双值钱八十文。余既买销之，今让你，更非讲价之何如也。昂廉固不论，尔有欺人之罪，你将何以谢其罪？你今日所担之物色，以异常减价销售。不然，则你当堕泥黎地狱！”老颜色失常，逡巡而去。（卷二第四叶至第五叶）

而相同的内容，我们在《在清中笔谈集》（一）内发现也有——

日前所买红泥瓶二个，用腻腊附饰滑泽，你欺心欺人，其罪不小小。余以别布拂拭，光滑渐消，注水不受，是伪泽之证也。昨日有贵客辱临，看案头有此瓶，说在城门口买之，一双值八十文云。余既买之，今更非论减价也。价贵廉固不论，你有欺人之罪。今日宜谢罪，以格外减价。不然，你当堕泥黎地狱。

两相对照，可见《在清中笔谈集》为原稿，《游屐痕》卷二所载为经过修饰的文本——尤其有意思的是，笔谈纸张在那段谴责文辞的右边栏上，还写了一行“钵高形者 二三个 三脚子 二十个 /右又担负来，你不得食言”，可以想见那是田结庄氏有关“格外减价”的具体要求，但在日记中却并未记入。不过从《游屐痕》前后各卷不同日期日记的书体不尽相同，且稿中行间及天头地脚偶有修改痕迹看，日记似非田结庄氏归国后誊清，而应该是他在华期间逐日或隔数日整理书写的。

二、沪游期间的主要交际

田结庄邦光乘坐美国轮船“涅约儿掘”号，于同治八年（1869，当日本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抵达上海，在沪一直住到同年八月底；九月初再搭同一条船赴武昌，同月二十五日返沪，再住至十月初八乘船归国。前后共计在上海生活了两个半月有余。他在上海的日记，因此保留了颇多与沪上士绅交游的记录，成为今日我们了解十九世纪中叶在沪各色人等的一份珍贵史料。

从《游屐痕》所记看，田结庄氏在上海结交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吴虹玉。六月二十八日上陆后，他最先去的就是吴虹玉家，并由吴氏陪游虹口洋街与西洋花园。次日吴氏遣派一位名叫程泌（号春山）的士子专门来料理田结庄氏在沪的生活事宜：

有程泌者，以儒为业，来访，乃以字言曰：“此地有一位吴虹玉先生，到过花旗国八九年，然未知贵国言语，兼之此先生事多繁杂，故特着晚生时刻前来请候。”（卷一第六叶）

九月一日田结庄氏离沪赴武汉，吴氏为之送行，特意叮嘱并做了周到的安排：

舟行一千八百里，水路与在岸不同，衣宜重裘。且付面盘一枚，及提篮一只，在舟中，宜供盥漱之用，篮中食物些少，当以慰其寂寥。（卷三第一叶）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田结庄氏自武汉返回上海后，又直接“次吴家”（卷四第五叶）。其归国前，吴虹玉还“设别筵”，席间吴妻“赠剪彩花二朵”，请田结庄氏转呈其妻女（卷四第十三叶）。归国当日，吴氏又亲自送田结庄氏到船上，为其“周旋调度”（卷四第十三叶）。

按吴虹玉是中国圣公会牧师，曾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关于他的资料，前此仅有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从英文翻译的《吴虹玉牧师自传》，和以此为主要材料撰写的《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关于〈吴虹玉牧师自传〉》两文³。最近出版的台湾学者林美玫著《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一书中，又公布了作者从美国圣公会全国档案馆等处发现的一些相关书信⁴。田结庄氏《游履痕》所载，则是迄今仅见的吴氏自美归国初期情况的汉文史料。

田结庄氏在沪结交的另一位与吴虹玉颇有关联的人物是黄近霞。据《游履痕》卷一的七月初四日记载，当日“午后，与黄近霞同出游，携手之于江滨”，之后还一同去了城隍庙（第十一至十二叶）。从武汉返沪后，他又于十月初二“与黄近霞泛江进城，谒圣庙”，“过普育堂”，并“终至黄近霞家”（卷四第七叶至第八叶）。其间田结庄氏还与黄氏多有往还。田结庄氏归国前，黄氏并“饷以《地球略说》一本，茶壶二个”（卷四第十三叶）。而此黄近霞，由其独特的交游圈，及中国人名字相配的特点考虑，应该就是圣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黄光彩⁵。

此外在《游履痕》上海日记部分频繁出现的，还有丁介生、程泌和何霭庭三人。丁介生曾邀田结庄氏游江湾（详下文），其人亦教会中人，后来和吴虹玉一起被按立为圣公会会吏，帮助传教士翻译上海方言版《圣经》等宗教书籍⁶。程泌是吴虹玉派赴照顾田结庄氏生活的士人，而何霭庭则似为一中医⁷。

在田结庄邦光此番游历过程中始终相伴，自然也成为其在上海短期生活重要向导的，是一位在《游履痕》中被称为“韦氏”的美国人。由于是这位韦氏把田结庄氏从日本带到中国，又带回日本，在田结庄氏抵沪下船的当天，就带他去了吴虹玉家，之后其姓氏又常与吴氏等教会人士的名字一同出现在《游履痕》中。也是这位韦氏，带田结庄氏去武汉，抵鄂上陆第

³ 徐以骅译《吴虹玉牧师自传》，上海中山学会《近代中国》第七辑，1997年。徐氏的《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和《关于〈吴虹玉牧师自传〉》，分别载《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和《近代中国》第七辑。

⁴ 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⁵ 黄光彩的生平，参见徐以骅《西方化与处境化——圣公会三位华人先驱牧师之研究》，收入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2年。

⁶ 参见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131-132页。

⁷ 《游履痕》卷一七月十一日日记：“既而何霭庭来，诊脉问患处。”

一站即中国另一位著名的圣公会牧师颜永京家⁸。因此我们推测，他很可能就是曾任中日联合教区主教，又是日本立教大学创始人的韦廉臣（Channing Moore Williams）⁹。

以名言“传道而不传己”著称的韦廉臣，1827年7月18日出生于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在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佛吉尼亚神学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1855年受教会派遣，来中国传教，初抵之地即上海，并在上海学习汉语。1859年赴基督教尚受官方禁止的日本，由长崎登陆，后移居大阪，学习日语，并尝试用日语翻译《圣经》、《祈祷书》等。1866年受命出任中日联合教区主教。三年后的1869年，再赴中国各地视察¹⁰。田结庄氏明治二年来华，当即随其而行。但两人如何结交，已不可考。

三、上海见闻及其价值

在两个半月有余的上海游历期间，田结庄邦光也观察记录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游履痕》的相关部分，因此成为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除了江上初见的浦东被描写为“沃野万里，四望莫寸山”（卷一第四至五叶），外滩是“岸头矮树蓊郁，蛮馆屹立其间，高者耸云间，修者亘数十间，结构各极壮观”（卷一第五叶）之外，登陆后的田结庄邦光对于上海的园囿城池、茶肆酒楼、衙门书坊乃至本帮菜肴、饮用水等，均有细致的描摹。

他在登陆当天，即由吴虹玉陪伴，游赏了美利坚花园及其临近之桥，记云：

又观米利坚花园。东南临大江，西北界通衢，铁栅围周，阔二町有余，修五町许。青草成茵，细路净白，蜿蜒纡曲，颇有趣。栽花卉不一，或有笑者，或有颦者，或有绽者萎者，四顾各呈态。又有一大湖石，如门如室，如洞如台，如怒如吼，特为奇观者。园里夹径，玻璃灯罗列，专事浮华，要之所谓风韵者，绝无有也。（卷一第五至六叶）

出园行二三町许有桥，桥上并装槛，在外者为常套，在内者形作弧背。此中当行车马，左右之径，徒步者避而行人也。（卷一第六叶）

从地理位置和上海西洋花园的建设史推考，所谓“米利坚花园”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外滩公园，而“出园行二三町许有桥”的那座桥，似乎就是外白渡桥了。外滩公园建成于1868年。

⁸ 详《游履痕》卷三第七叶，其中“至颜永金之家”中的“颜永金”，当即颜永京。颜永京的生平，详徐以骅《颜永京与圣公会》，载《近代中国》第十辑，2000年。

⁹ 韦氏可能是韦廉臣，承韩琦、邹振环两教授提示，特此说明，并志谢忱。按：Channing Moore Williams的中文名迄今尚无定说，较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称其为“惠主教”，见该书第5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维基百科据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注为“维廉”。近年来中国学者多用“韦廉臣”，详徐以骅《颜永京与圣公会》196-197页、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78页。又，当时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中另有一中文名“韦廉臣”的英国人，英文姓名为Alexander Williamson，其人出生于苏格兰，曾长期在山东烟台传教，是著名的广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著有《格物探源》等书。

¹⁰ 有关韦廉臣的生平，参见大江满《宣教師ウィリアムズの伝道と生涯——幕末・明治米国聖公会の軌跡——》，刀水書房，2000年。

如果此推测不误，则田结庄氏的上述文字，堪称现已知的有关外滩公园的最早汉文游历实录。¹¹

也是在同一天，也是由吴虹玉陪同，田结庄邦光还参观了虹口的租界——

申刻，吴氏导余，历观虹口西南十之一二。街衢多是蛮馆，馆极壮丽，尽奇观，门顶扉外，必置玻璃灯，路头马车捷速，蛮奴乘而汉奴御，来往如栉。车用铁叶及细条，而勾螭结装，文采不一。用一马或二马，拖带而行走。汉人或乘车者，多是一轮车也。二名三名同乘者间有之，车不堪丑陋。或有蛮妇乘肩舆者，舆极华丽，汉奴舁之。（卷一第六叶）

显然也是因为吴虹玉的关系，三天后，他对上海城内外教堂的情况已了如指掌：

城内外设礼拜堂十馀宇，拜日聚众率徒，讲书说法。堂奥设坛，讲师登临，左右陈长榻，男居左，女居右。初汉人讲说，闻者坐立向背有式；后蛮人汉言讲说，式如前。人皆深默静听，如有感者。比其终也，众皆诵诗，而后散焉。（卷一第八叶）

半个月之后，他又应丁介生的邀请，前往江湾一游。七月十三日的日记写道：

晴。丁介生来访。午刻，同行于江湾。从上海北门，足路二里而不足，土人曰十二里。沃野万里，四望无寸山，稻田棉圃，与天相接。落落有冰室，阔八九间，修二三十间，冬日贮水冻，以充夏日之求。夷日买之，供饮食之用。路无茶肆小憩之处，直至于江湾。江湾亦是一小繁华之地也。土人始见日本人，看者如堵，喋喋杂沓，颇厌之。乃把扇书示曰：“你们视依，以为异乎？你以为异，则依亦以你为异。兽之尾在于后，你尾在于顶。”（卷一第十八叶）

这些或庄或谐的文字中，既有当时上海西方文明与本土生活的对照，也隐含着日人对于日趋没落的清朝文化的蔑视。至于其中有关“冰室”的记载，和七月一日所记“此地江水常黄，不可饮，井水亦污。有卖水家，用矾而澄之，以鬻，户户沽之，以供饮用。又有贮冰家，豪门沽之，以为饮用。或供热天取凉之用”（卷一第七叶）参读，可证当时上海已普遍使用饮用水。

此外，《游履痕》中还记录了作者亲眼所见的“有往者，有来者，有走者，有呼者，喋喋为声”的上海公估局（卷一第十四叶），“装置铅版活字、印刷机械，发兑新闻纸及译书”的美华书馆（卷二第八叶），以及收录着诸多海内外新闻的《上海新报》（卷四第七叶）。

作为画家，田结庄氏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描绘细致入微且颇具画面感。如所记当时上海女性发髻造型，堪称典范——

¹¹ 意味深长的是，此次陪同田结庄邦光游历的吴虹玉，后来也是联名抗议外滩公园设置“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污辱性牌子的上海士绅之一。参见熊月之《外争权益与内省公德——上海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3期。

其髻老幼大同，形如牛角，距顶一二寸而括。其角长五六寸，掬而坠。就中如邦俗，张鬓发耳后，至项之发左右齐栉，而束形如舟首，以紧括拗于前而为髻者，盖风流新式也。又有状如蚕翼而坠下庇肩背者，名曰后形。儿女多束发于右耳上，括而为角，望之犹牛丧左角者，不堪喷饭。（卷一第八叶）

今日尚见于普通人饭桌上的松花皮蛋一类的菜肴，出现在其笔下，亦栩栩如生——

此日膳菜有异种之物，如割切蛋子者。外一层紫糖色，而玲珑透莹，如本邦杂糕名外郎者，内重浊绿泥，间杂黄绿色，其臭可恶。……何霭庭之来也，问之。何氏曰：“此不知何等作法而成。有曰松花皮蛋者，即以鸭蛋为之。名曰松花者，取其色变如松花耳。此物敝处以之待客，虽正席高朋亦具备，为其佐酒亦殊可口。”（卷二第三叶）

从近代经济史的角度论，田结庄邦光上海日记及相关笔谈中最有价值的，是保留了一批同治八年时期的物价。兹将有关记载略加归类，制成一表，以便观览。

项目	数量	价格	出处
好米	一担 (一百六十斤)	四千二百文	七月二十六日 卷一第二十六至 二十七叶
坚炭	一斤	二十文	七月二十六日 卷一第二十六叶
炭结 (吃烟者多用之)	一个	三文	七月二十六日 卷一第二十六叶
冰	百斤	洋银一元	七月朔日 卷一第七叶
小水笔	十枝	兑银一元	七月初四日 卷一第十一叶
雪笺	十张	兑银一元	七月初四日 卷一第十一叶
油纸伞	一把	贰百六十文	七月初三日 卷一第十一叶
木屐	一双	三百念文	七月初三日 卷一第十一叶
沈芥舟《三藏临帖》 (墨迹)	一帖	银八元	《在清中笔谈集》一
王逸少《心经》 墨本	一帖	二十元	八月二十八日 卷二十九叶
英语学费	一个月	银五两，一两即洋 一元又三分一	七月二十日 卷一第二十一叶
过桥费 (虹口外大桥)	土人一人	二十文	七月初九 卷一第十四叶
	外人一人	百五十文	

但田结庄氏当时对于自己日记中出现较多物价记录似不无顾虑，故特意声明：

记中每每论钱谷货财之事，极知高雅之士目以为鄙陋丑谈。余惟不然。夫子尝云：既庶则富之。又《大学》切论货财出入。故读书讲学，后家国经济，而将何为乎？然要之，其辨只在论义与谕利。（卷一第二十七叶）

而在我们看来，这段文字却恰好证明，《游履痕》并非单纯的自我观赏性日记，田结庄氏在撰写当时就有日后刊布其书的打算，只是以后因为某种缘由而没有付梓。

四、书画交流与相关记载

田结庄邦光在沪开笔作画，始于同治八年六月初六，时丁介生求其画，因“为写老松双干”（卷一第十二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应邀为黄近霞画过《玉堂富贵图》（卷一第十九叶），为吴虹玉画过不止一幅的大幅山水（卷一第二十叶、卷二第一叶），为丁介生写《春江捕鱼图》扇面（卷一第二十叶），为程春山写琵琶湖一角（卷一第十三叶），为何霭庭画芦雁，还顺带着为何的友人胡湖州画山水（卷一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叶）。他也不时收到中国画家赠与的画作。丁介生曾将友人魏诏画二幅奉呈（卷一第十七叶），又转交给他上海画家凌旭（字苏生）的《芦雁》横披（卷一第二十叶）。在相互的绘画往还中，田结庄氏和凌旭还有过一次有关月亮画法的争议，见于七月二十四日答何霭庭的文字中——

今日苏生先生过访，谈话数刻。此幅匿在帷上，乘吾不在，探出展观。教生曰“先生写法，已非近人功夫能到，弟钦服之至。芦极妙，白雁乙只，尤得神。惟月微嫌大耳”云云。指教敬服。然正午之月小，出落之月俱大，恐凌先生不解生意也。然长者之教，非可容喙，故只拱手唯唯是答。（卷一第二十五叶）¹²

与此相似，在书法方面，田结庄邦光最中意的中国友人，是此时正在沪上的直隶州知州谢鹏飞（隐庄）。谢氏因口传身教以书法中的逆笔法，而令田结庄氏大为折服。继八月二十一日得初授之后，八月二十八日田结庄氏“复请学逆笔法”，于是“谢氏在后握吾腕运之，笔逸而墨点乎襟”（卷二第十九叶）。次日，谢氏又特命其已习逆笔法七年之久的儿子谢凤仪，书两联赠田结庄邦光，田结庄氏因作书道谢，并赞叹“逆笔法，实为我邦未传之法”（卷二第二十叶）。

《游履痕》所载在沪与中国士绅的文字往还，偶尔还涉及前此曾经游沪的日本画家。如八月初五和凌旭笔谈，凌氏就提到了一位号赤诚生的日本画家：

贵邦书画人来，弟无不奉访，并求笔墨。……前来赤诚生，写山水入彀者十之三四，而合作亦殊少，不能如先生动合于法也。（卷二第三叶）

¹² 按此段文字据《在清中笔谈集》（一）的一页笔谈整理而成，但该页笔谈转引凌旭语部分，并无“先生写法，已非近人功夫能到，弟钦服之至”诸语。

按赤诚生当即曾与日本著名南画家长井云坪一样访问过苏州的赤诚米苏¹³。其画作水准是否确不如田结庄氏，单凭凌氏之言恐难下断语，但其画确乎在中国产生了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又《在清中笔谈集》（一）有丁介生书写的一纸，提到与上海有颇多因缘的著名的日本出版商岸田吟香——

岸国华号吟香先生者，未知相认否？
前年在此，寓乙年之久。
此人能画墨竹。

三行笔迹相同，而相连而书，则所谓“此人能画墨竹”的“此人”，当指岸田吟香。果如此，则岸田氏亦略能画。

五、结语

在1869年田结庄邦光游沪之前，日本已经有被称为“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的千岁丸，载着一批幕吏和藩士来到上海，并留下了《上海杂记》、《游清五录》等文字记录¹⁴。田结庄邦光之后，更有大批日本人来沪，相关的游记亦有不少已经整理出版¹⁵。尽管如此，田结庄氏的中国游历日记《游履痕》及其与华人笔谈资料，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就其中有关上海的部分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和千岁丸那些集体来华、只是租住于上海客栈的日本幕吏和藩士不同，田结庄邦光是近代最早入住上海民居，并与文化素养较高的当地人有直接且较深入接触的第一批日本学者之一。其深交的上海人中，还包括了当时美国圣公会三位华人先驱牧师中的两位——黄光彩和吴虹玉；而带他来上海的，又是东亚基督教史上颇为著名的美国主教韦廉臣。这些特殊的交游和经历，无疑增添了其游历日记和笔谈资料的传奇色彩。而近代来华日本人与当时基督教人士的关系，由此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关注的课题。

第二，由于田结庄邦光是一位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学者兼画家，汉文水准也颇高，故所记近代上海见闻诸事，虽然在中国和西方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所记如此真切、生动和具体，而时代又如此早的，却不多见。因此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¹³ 参见陈捷《岡田篁所の滬吳日記について》相关部分，《日本女子大学纪要 人间社会学部》第11号，2001年。

¹⁴ 有关千岁丸所载日本人的上海游历，可参阅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¹⁵ 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島晋治主编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ゆまに书房，1997-1999年。